

主題：文學與詠物

在文學中，「體物寫志」是詠物詩文的寫作傳統。詠物主題的呈現，常用「以小寫大」的技巧，從物象本體的描述著手，延伸開展其主旨內容，展現豐富多采的文學張力。

〈石頭〉這篇選文當中，在這塊石頭身上，我們從石頭的物理性，顏色、體積、硬度、紋理，看到了人類宇宙洪荒中的開創和傳說；從石頭的人文性，看見了文學揮灑、藝術色彩、建築雕刻、地理痕跡、歷史印記和生命記憶；跨越古今，穿越時空，那是一種山水自在的心境，生命自我的對話，以及對亙古永恆存在的一種紀念。

石頭

作者：蔣勳

洪荒形成的時候，最早找到形狀的大概是石頭罷。

我們不太會記得石頭也有熔點，在極高溫下也會融化成液體。

一團噴薄的熔岩，赤紅、高熱。它竟不是我們日常理解的石頭的樣子。它在火光中燃燒，高度的熱，使石頭內在的分子解體。分子激盪相撞，巨大的岩塊噴薄分離成葦雲般的火焰。

那是最初的石頭。

據說，女媧是用石頭煉燒來補天的。只有在中國，古老的神話便知道石頭可以是一種液體。

石頭是一重液體，它飛濺、流蕩、迂迴；到處是石頭的河流，圍繞著蒸騰鬱熱的火焰，緩緩流著、流著。

那被稱為洪荒的時代，是因為一切都尚未命名，一切都還沒有形狀。

宇宙的生殖是在高熱中完成的，石頭便是最初的子嗣。在高熱中旋

轉、飛濺、激盪、暈眩，這最初的子嗣久久不願意固定自己的形狀。

當噴薄的雲霧逐漸沉澱為地上的塵埃，洪荒要擘開天地，混沌中分出了光明；當高熱退去，大地變得涼冷，「呀——」在那巨大的嘶叫中，活躍的、奔騰的、散放著生命的光與熱的熔岩，瀕於死亡的時刻，在迸濺著淚水的嘯叫中，他們一一立起固定成了永恒的山脈。

被我們稱為「石頭」的，其實已是石頭的骸骨。它們活著的時候是沒有形狀紋理，也還看見水波流走的痕跡。

石頭這樣堅硬、固定、冰冷，我們常常在手中把玩一塊石頭。其實，石頭如水般流動，沒有形狀，而且燃燒著高熱。

偶然石頭與石頭相撞，迸閃出火花，我們才知道，原來石頭中還是藏著火的。

人們曾經用兩塊石頭相互擊打獲取火種。

但是，石頭火焰的部分是不太願意讓人知道的。

熔岩死亡之後，石頭復活了另一種形式的生命。從活躍、熱烈、灼燙、燦爛，變成靜定、沉重、冰冷而且甘願於晦暗。

不知道是多少世紀的荒涼與寂靜，那被囚禁的石頭一一經歷著日月，經歷著寒暑，無動於衷。

然後人類出現了。

當人類出現以前，石頭已經經歷了不可計數的滄桑。它在風雨的侵蝕中分解了自己堅硬的外殼，風化的石粉混合著雨水變成了砂粒，變成了土壤。苔蘚攀附著石塊的裂縫，蕨類的種籽擠進岩石的凹痕，它們都借著逐漸分解的石頭的屍體長成了新的生命。

多少巨大的岩石分解風化，多少腐爛的植物和動物的屍體，混合累積，構成了沃腴的大地。

那柔軟的泥土，拿在手中，可以揉捏，它竟也是石頭的另一種變貌。我有一個製陶的朋友，整天揉土，又把土放到窯中去用高溫煅燒；他說，

要把所有的泥土恢復成堅硬的石頭。他說，地球中心的熔岩並沒有熄滅，整個地球是一個大陶窯。

我曾經想過，天上的雲下降成為雨雪，雨雪流成溪河，溪河蒸發又回復成天上的雲；我可以理解水和冰和天上的雲的循環；但是，製陶朋友的話讓我想了很久，我在想：從液體的熔岩到石塊，從石塊分解成為砂土，砂土再經火煅製成堅硬如石的陶瓷，石頭的變貌竟比水更曲折隱晦。

好像中國人特別知道石頭是天地的開始；中國的一部美術史，不過從一塊頑石說起。從石器時代到玉的琢磨，從石雕造象到山水畫從石起筆。宋代以後，庭園中就端立著一尊歷經滄桑的奇石。到了「紅樓夢」，女媧補天，一場文明的繁華幻滅都不過歸結到青埂峰下一塊石頭再說從頭罷。

而我此刻，坐在京都國立博物館一個小小的角落，面對著兩方斑剝的石塊。

這兩方石頭是從河南鞏縣的石窟移來的。

自從人類認識了石頭的堅硬、巨大之後，人類就努力想把自己雕刻在石頭上。想像自己可以和石頭一樣不朽而且偉大。石頭很早就被人類用來做雕刻和建築的材料，大約是發現了石頭的不朽性罷。

埃及人和希臘人都是愛用石頭的。他們從山上切割下巨大的石塊，再把石塊切割成巨大的柱石或人像。

埃及人希臘人不斷利用石頭的體積、重量、形狀。

奇怪得很，早期的中國，卻很少用石頭雕刻人像，也很少用石頭做建築的材料。石器時代以後，中國人把古老的、用過好幾世紀的石斧、石刀供奉了起來；這些原來粗糙笨重的石刀、石斧，方的圓的，經過幾萬年世世代代的手的摩挲親膩，和人類一起度過了黑暗茫昧的歲月，終於，從粗糙中放出了瑩潤的光，從沉重冰冷的石頭變成了玉的潔淨溫暖。

整個商周到春秋，中國人瘋狂地愛上了從石頭中復活的玉的生命。他們不用石頭來雕刻或建築，他們不剝削石頭外在的形狀、體積和重量；他

們卻一心愛上了石頭內在的精魂。他們從沉睡的、懵懂的石頭中呼喚起了玉。那玉，是石頭的又一種變貌。玉，石之美者，被大海、被風砂淘洗，在歷劫的時刻一剎那凝固，而今，石中的玉要一一被中國人的親膩喚醒，成為玉璧、玉琮，成為天地間不朽的方和圓。

用手輕輕摩娑，用臉頰去親膩，玉裏有古老中國的夢和記憶。石頭和玉，不過一念之間，執著了，便成寶玉，捨棄了，不過大地上一塊無牽無掛的頑石罷了。

脫離了玉的夢魘之後，中國人也在石頭上雕刻，最早是刻字立碑，佛教傳來以後就開始刻佛像。

字刻在摩崖上，像「石門銘」、「石門頌」，佛像刻在巨大的山壁上，像雲崗，樂山；這些石刻並不從山上被切割分離下來，而是把人為的形狀刻在山石壁上。那摩崖和佛像，和自然中的石頭、樹木混雜在一起，成為自然的一部分。他們也受雨露風霜的侵襲，從字跡鮮明，形象深刻逐漸風化漫漶，在歲月中斑剝消逝，彷彿又要回到最初的石頭樣子。

這方河南鞏縣移來的北魏石刻，被設計過的燈光照著，在斑剝漫漶中彷彿又復活了那逐漸消逝的笑容。

但是，那笑容還是在消逝中，我靜坐了幾小時，那笑容便在光下遊移，一點一點淡去。

據說，當初各國的商人盜劫中國的石雕，為了要把石像整座從山壁上拔起，便動用許多工人，用一層層的棉被把石像裏綑紮起來，然後用巨大的木槌重力撞擊，使整座的石像從根斷裂，嘩啦啦帶著包纏的棉被沉重地從山壁上滾落下來。

不知那在層層棉被包裹窒息下的石像，被巨大的木槌擊打，從腰部斷裂，從幾十尺的高處摔下，如何還能保持那樣安靜的笑容。

石像滾時，細緻的部分容易碰撞受損，因此，許多藏在國外博物館的中國石雕都經常從頸部或手部斷裂。

石頭的堅固、不朽，好像在這些石佛身上被否定了。石頭也會破碎、分解、漫漶，刻得再深的笑容，都會一點一點隨歲月消逝。

唐宋以後，走到山壁下仰望北魏石雕佛像的人，大概已經警悟了時間無所不在的劫毀罷，那原來很得意於自北雕刻的藝術家，看到那幾十尺高的佛像也一樣崩坍損毀了，露出了石頭的原質，他一面讚嘆前人藝術的精奇偉大，一面卻又感覺著那在歲月中蝕退的笑容的魅力。「或許，」他想：「世界上最美的，竟不是形象的完成，而是形象的風化消逝。」

他放下了手中的鑿子、刀斧，放下了雕刻的工具，他開始撫摩那笑容消褪之後幾乎又只是一塊「石頭」的雕像。粗糙的石頭的肌理，形狀的凹凸，也有的被風砂蝕成了空洞，一身都是傷痕癍疤罷，從雕刻又回復成為石頭，被不再雕刻的中國人放置在庭園中，依靠著大地，崢嶸鬼奇，彷彿說著洪荒以來歷劫的故事。看來那樣平凡，只是一塊石頭，但是只有中國人知道，它曾經是工具的石斧，後來變成了受供奉的玉璧，又被人雕刻，受人讚美，然後，千萬年過去，繁華去盡，他又回來安靜地做一塊石頭了。

宋元以後，從庭園中的一塊斑剝的石頭開始了山水的繪畫，大山連綿一千年，不過只是這一塊石頭罷了。從女媧補天開始歸結到紅樓夢，不過都只是這一方石頭，這在異國博物館靜靜的櫥櫃中靜靜微笑著的一方石頭。

當石上的笑容逐漸在滄桑中消逝，那與他對坐的人的臉上卻升起了新的笑容，也彷彿一塊剛才復活的石頭。

本文出處：《今宵酒醒何處》，蔣勳著，爾雅出版社

--品味時間--

1.你如何賞石、品石？

2.你有屬於個人記憶中讓你念念不忘的收藏物嗎？它帶給你什麼樣的感覺？

3. 從「水」，你可以聯想到什麼？